

灯下漫笔

诗路放歌

梦想在哪一杯水里盛开

苏小七

雨  
风 把天吹裂  
雨 密密地斜织着  
她想  
将无人能懂的心缝补好  
免得冬天还没有到  
太阳就觉得寒冷

白露为霜  
在太阳的冲动里  
你像凌霄花一样朴素  
从春开到秋  
而现在 白露已经来了  
风雨无阻的节日后  
你依然举着火红的海棠  
像个神仙

悬崖边  
你孤独地站着  
脚步从不挪动  
只有季节的声响  
远了又近

时间的皱褶里  
一言不发的你  
从阳光明媚到暗夜  
隐匿在哪一片屋檐下  
月亮睡了又醒  
像我一样  
将思念捆得更紧  
当你披着薄薄梦的衣裳  
穿行在月光里  
仿佛此时想你的呼吸  
破门而入

冬天  
风 行走在黄叶间  
凉意渐生  
没有人知道  
风从哪儿来  
他们立在窗前  
欲言又止犹疑不前  
像一堆陈年的爱情

风尘里的喧嚣  
月亮阅读着星星  
手里 携着距离的衣裳  
那里装满了  
秋雨打湿的行程  
大步流星如雨  
还有风干的汗水  
带着祝福

叶子后面的秋虫儿  
安静地躺着  
越过他们  
就能看见十二月的眼眸  
以及那个下午  
北方小城的温暖

种植别离  
亲爱的  
还记得从什么时候  
我们开始谈论分手  
开始在彼此的伤口上  
种植别离  
秋天 忧郁的花朵  
总在暗示另一朵花的来临

我们 彼此心照不宣  
从容而淡定

各自的领地忙碌  
在风干的眼泪背后  
想象彩虹的美丽

我们在 阳光下放牧自己  
在干涸的岁月里  
留下奔跑的脚印

我们从 遥远的坝上  
回到熟悉的沙河  
轻轻弹掉身上的尘土  
脸上疲惫的笑容  
熟悉而又陌生  
此时记忆的闸门开合合  
河水时断时续

清洗愁绪  
沙河边  
蝉 被炊烟缠绕  
她嘶哑的声音  
沿黄昏的小路 不停跳跃

落日的叹息挂在老槐树上  
乌鸦们鱼贯而入  
身后的门依然紧闭  
红衣女子挥舞着双手  
清洗诗经里的愁绪

此刻 唐诗里流浪的思念  
在心的方向踟蹰不前  
这是关于七月的记忆吗  
远行的风啊  
余生 无论谁问起  
都不要说对面开花的  
是谁

多像一场老去的年华  
风 揭开你的面纱  
不知该如何安放  
尘世葡萄的步伐

经年 你用甜言编织的梦想  
不知该在哪一杯水里盛开  
窗前的明月  
如年少时的青葱  
通透透明  
飓风般炙烤黑暗

如果 如果  
你说 如果意味着什么  
孤独的骆驼 什么时候  
能背起行囊里的沙漠

一撇一捺  
走马汉宇 夜泊墨海  
于横平竖直中  
落禅成诵  
一切只为我  
当你手持落日于沙河  
只为那向雷霆般的  
青山在人未老的承诺

其实 你只不过是  
为了还我一个约定  
千年前的月光下  
你曾说  
心里开满太阳一样的花  
你双手捧着我的名字  
从古到今  
就像人生每一个无常  
醒来后分分秒秒  
都是我

一个月前，就接到中国作协通知，让我在茅盾故乡乌镇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及“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星河中，茅盾文学奖始终闪烁独特的璀璨光芒。对这次出行，我是充满期待的。

我由洛阳龙门站乘坐高铁，先到了上海虹桥站，又中转换乘抵达桐乡站的高铁，全程约7个小时，高铁将到达桐乡站时，再次接到会务组的电话，一下高铁，接站人员就热情地抢过我的拉杆箱，与我一起乘汽车向此行的目的地——乌镇西栅枕水酒店进发。一路上，我欣赏着窗外江南特有的景色，早已忘却了旅途的劳顿。千年水乡，连绵不断的青瓦白墙，跳跃成柔和美丽的音符，那清澈的河水、婀娜多姿的杨柳，以及承接历史厚重和现代时尚的一座座古石拱桥，和那映在水面上的木屋，构成了一幅古朴悠远的水乡墨韵画卷。

江南景色好，冬日胜春朝。11月19日晚7点30分，这是属于文学的夜晚。茅盾文学奖的星光，点亮了乌镇的夜空。茅盾先生故里桐乡乌镇，再次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光时刻——“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我身着正装，早早地走进剧院，与人们相聚在文学的殿堂，沐浴文学荣光，沉浸在属于文学的热情而神圣的夜晚。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旨在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四十年来，茅

璀璨的文学之夜

赵克红

在乌镇的几天里，每天都在赶赴一场又一场的文学之约。文学论坛、作家签售、项目签约、文学嘉年华表演等各色活动同步上演，作家们走进学校、企业、乡间，呈现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学盛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进会、环境朗读、灿星朗读、声音亭等多重朗读会，在青瓦白墙间的石板路上、在小桥流水间，回响悠长。穿行于小镇深幽的小巷中，诗意在心中飞翔，世俗的喧嚣和烦扰，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净化了。我蒙尘的心，在墨香中翩跹，在文字中飘荡，真切感受到千年乌镇、江南水乡独特的文化内涵与魅力。

江南景色好，冬日胜春朝。11月19日晚7点30分，这是属于文学的夜晚。茅盾文学奖的星光，点亮了乌镇的夜空。茅盾先生故里桐乡乌镇，再次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光时刻——“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我身着正装，早早地走进剧院，与人们相聚在文学的殿堂，沐浴文学荣光，沉浸在属于文学的热情而神圣的夜晚。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旨在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四十年来，茅

盾文学奖高扬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持续发掘中国当代文学杰出的长篇小说，见证了长篇小说恢宏的发展历程。2000年至2008年，连续三届茅盾文学奖在乌镇颁奖；时隔15年，茅盾文学奖再次回归茅盾家乡举办颁奖盛典。这是中国作家协会打造“中国文学盛典”之后，第一次以茅盾之名举办的大型活动。

2023年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奖。每一部作品，都散发着滚烫的时代气息。盛典现场，当金色大门缓缓打开，获奖作家杨志军、乔叶、刘亮程、孙甘露、东西先后登台领奖，他们在热烈的掌声中接过奖牌，并发表获奖感言，与读者和观众分享自己文学创作之路上的心得与故事。

就像一扇新的宝藏之门，为我们缓缓打开，它让每一个观众充满对文学的期待和向往。当获奖的作家站在舞台的中央，鲜花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这个夜晚，让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同说、唱、舞等多种艺术样式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而又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将文学颁奖盛典与情景歌舞、合唱等多种艺术表演

形式相互交融，有力形塑了文学在艺术中的引导力，表达了对获奖作家、作品的由衷礼赞。将获奖作家与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新颖的方式为全社会所熟知。

这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晚会，在全国观众中迅速刮起了一股多媒体传导的文学旋风。这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近三个月后，获奖作家们首次集中登场亮相，发达的网络和现场热情的观众，让获奖作家们成了真正的“网红”和“明星”。晚会还把荣获“茅奖”作品的文学编辑同时请上了舞台，他们甘为人梯，隐幕后，默默地参与塑造着中国文学的高峰，在颁奖典礼中央，默默无闻的编辑与获奖作家，一起享受文学盛典的荣光。

有光泽的夜晚，总是令人难忘。颁奖现场，那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是一盏盏照亮人们前行道路的明灯，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为文学路上的追梦人，锻造了坚实台阶。人们寻灯而去，拾阶而上，渴望与他们一起观赏远处的风景，感受内心曾有过的孤独和期待。

这是文学的收获之夜，也是呼唤名作之夜，更是致敬优秀作家之夜。这个夜晚，文学浸润了人们的心灵，让更多的人走近文学，亲近文学，热爱文学。



山乡新月(国画) 丁万春

知味

父亲做的面疙瘩

乔山峰

“面疙瘩！”每次问儿子吃什么饭，他总是脱口而出，而且肯定会补充一句，“要吃爷爷做的那种味道。”儿子说的面疙瘩，和北方人常说的面疙瘩略有区别，是极具郑州郊区气息的一道家常美食。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他做的面疙瘩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时候儿子还不到三岁。父亲习惯住在乡下，我们在城里打拼，常常聚少离多。记忆里，小傢伙并没有吃过几次父亲做的面疙瘩。

小时候，父亲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张罗着给我做面疙瘩。在家里，我是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产物，上边四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免不了偏爱娇惯。那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吃面疙瘩并非是人人都能享有的待遇。每次，我只管稀里哗啦地往嘴里扒拉面疙瘩，尽情享受面疙瘩的美味，吃完抹抹嘴儿，背上书包气十足地上学去了。

父亲常常讲，做面疙瘩，先把葱花腌制好是灵魂。一锅面疙瘩的好坏，全靠它提味了。把大葱洗净切碎，搓到小碗里，加入盐、酱油、醋、味精，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一会儿，这样葱花会更加入味儿。再加几滴小磨油，顿时让人忍不住抽一下鼻子，生怕浪费每一丝香气。用面粉掺水搅拌均匀，调成大小适中的生面疙瘩是基础。父亲说太大容易口感硬，过小则失之筋道顺滑。他会先往碗里倒点水，水量不能太多，一般刚盖住碗底即可。再往碗里盛一小勺面，面的分量根据人数多少而适当增减，一般以小半碗为宜。然后轻轻旋转碗底，让水沿着碗壁慢慢向里面均匀渗透，如是旋转三四圈。用筷子从碗中间顺时针缓缓搅动，一点一点，面疙瘩粒儿应运而生，由小逐渐变大。搅拌前在面粉里加少许的盐，这样面疙瘩煮熟以后会更筋道。

水开后，把搅拌好的生面疙瘩均匀地撒入锅中，随着筷子在锅里不停地搅动，小精灵般的面疙瘩时而浮出水面，时而自由地打转儿。大约煮上三秒钟，一个个面疙瘩变得软软的、白白的，不大不小，形态各异，在

烧开的汤里散发着诱人的面香。

快出锅了，将搅拌均匀的鸡蛋糊缓缓倒入锅中，蛋花随之飘上来，一片一片的。最后把事先腌制好的葱花倒入汤中，用汤勺均匀地搅动，疙瘩、面汤、鸡蛋、葱花、香油，还有盐、醋和味精，相互融合，彼此衬托，香喷喷的鸡蛋丝儿面疙瘩就做好了。香气逐渐弥漫开来，为面疙瘩增添一份诱人的风味。

勉强忍住口水，赶紧盛一碗，大小相宜的面疙瘩在齿缝间颤动，好有嚼头儿，浓厚醇香的汤水在舌尖上浸润，味觉顿时被唤醒，整个人焕发出无限的能量。难怪那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喝一碗面疙瘩出汗、养养胃，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参加工作以后，面疙瘩依然滋养我的身心，充盈我的生活。每次回家，父亲一边做面疙瘩一边问长问短。当那碗香气四溢的面疙瘩盛到面前，我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吃饭的速度。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坐在一旁的父亲一个劲儿提醒：慢点吃、慢点吃！一碗面疙瘩吃下去，浑身暖洋洋的，别提多舒服了。“再盛一碗，再盛一碗”，从小到大，父亲老是担心我吃不饱、吃不好。直到现在，如果头一天晚上酒喝多了，或者肠胃有些不舒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疙瘩，马上就会神清气爽。

面疙瘩的做法既简单又方便，不用刻意雕琢，却能温饱肚皮，颐养身心，带来温暖和满足的完美体验。吃得多了，耳濡目染，我也偶尔尝试动手做一做面疙瘩。父亲会在一旁提醒我注意面和水比例，如何控制搅拌的力度，拿捏好疙瘩粒儿的大小。特别是腌葱花要先放盐、酱油、味精，后放醋、香油提鲜。后来有了生抽，会为面疙瘩带来更加鲜美的咸味，提升整体口感。慢慢地，我掌握了做面疙瘩的诀窍，越做越有味儿。

吃着面疙瘩，我成长着。做着面疙瘩，我思考着。儿子爱吃面疙瘩，等他长大了，我也教他做，一定会溢满父亲的味道。

荐书祭

《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本母职访谈录

胡珍珠

近年来，关于“母职”的讨论和反思层出不穷。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女性自身以及全社会对于母职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何中国的母亲们往往还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感到两难，苦恼于如何才能做一个平衡一切的好妈妈，或在追求自我和成为一名孩子为中心的“合格”母亲之间不断纠结？有关母职的讨论，大多关注“家庭”还是“个体”优先、“孩子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女性两难境地，在私人空间里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法，从而忽略了社会的、时代的、外部的因素。世纪文景近日出版的《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是一本开拓性的本土母职访谈录。新华社记者泓舟与二十多位城市中的母亲促膝对话，记录了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不同育儿条件下的女性。泓舟带着母亲的直觉与关怀，记者的技

巧，以及学者式的反思，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对同时代妈妈们的细致观察，试图寻找解决女性如此疲惫与困扰的线索。

能否平衡好工作和家庭，一度是衡量现代女性是否是位好妈妈的标准。在社会期待和自我要求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女性不得不努力化身“六边形战士”，拼命扮演好家庭内外的每一个角色。泓舟温柔地向那些自责的、焦虑的“不完美母亲”揭示：母职的履行，与社会的发展、生育政策的支持等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女性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并且容易陷入自我能力不足怀疑之中。因此，仅仅要求女性自己做出人生选择并为之负责是不对的，平衡也不是要求女性付出更多的借口。所有人应当看见母亲的困境，并协力创造一个更美好、更适宜育儿的公共环境。

人与自然

乌桕经霜满树红

韩红军

有乌桕叶红遍山野沟壑的壮美景色……遗憾的是，我无缘得见他描述的美景，便将他送我的一枝乌桕，郑重地摆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日日可见。枝尖挂着的籽粒，在我看来就如同往昔岁月留下的一枚枚纪念章。

从此，我记住了乌桕树，记住了乌桕籽。其后的日子里，因为工作原因又在各类的资料中遇到过它。果然如那位同事所说，在我国有着1400多年栽种史的乌桕，自古便有“油料之王”的美称。籽粒外层白色蜡质的假种皮春捣后，可提制“皮油”，不但用于制作香皂、蜡纸、蜡烛等生活用品，也是工业润滑油、甘油等的好原料。而籽粒里的杏仁磨碎蒸软后，榨出的油可用于制漆、制墨，也可替代煤油点灯照明。据说，乌桕油照明不会像煤油那样冒出缕缕黑烟，熏得人鼻俱黑。

一粒粒乌桕籽不仅有着上佳的经济价值，也是鸟雀秋冬的美食。据传“乌桕”之

名，便是源于“乌(鸦)喜食其籽”。

乌桕，不唯籽实价值高，成书于明代的植物学经典《群芳谱》还载其“树久不坏”，材质坚韧，不担不翘不裂，常用于“刻书及雕造器物”。此外，《本草纲目》等药典亦有记，乌桕根皮树皮性味苦、微温，入药“利水通胸，功胜大戟”，内服可解毒、利尿、通便；外用能治疗疮、跌打损伤、湿疹等疾患。

乌桕的“大用之用”，确实也向美。

乌桕之美，看叶胜看花。由秋至冬，心形的叶子仿若被时间施了魔法，在风与霜的加持下，幻化出万般颜色，每一棵树都熠熠生辉、每一片叶叶都明媚绚丽。于是，它也成了园林造景不可或缺的“主角”。李渔在《闲情偶寄》写道“枫之丹，桕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文震亨显然不愿将桕与枫等而视之，在《长物志》中直言，乌桕“秋晚叶红可爱，较枫树更耐久，茂林中有一株两株，不减石径寒山也”。南宋理学家陆子渊在《豫章录》中

也写过乌桕，“饶信间柏树冬初叶落，结子放蜡，每颗作十字裂，一丛有数颗，望之若梅花初绽，枝柯迥曲，多在野水乱石间，远近成林，真可作画。此与柿树俱称美荫，园圃植之最宜”。

陆子渊的这段文字，我是在周作人的散文《两株树》中读到的。也正是读了此文，我也方晓得唐朝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中，霜夜愁的不是枫树，实是乌桕。“江南临水多植乌桕，秋叶饱霜，鲜红可爱，诗人类指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畔也。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生羁旅，难免霜雪。饶是乌桕鲜红似火，也未能照亮诗人落魄后愁苦的内心。但也无妨，本就“草木无言，人赋于语”。同样是一棵乌桕树意象，在杨万里笔下是“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的泼洒豪放，在陆游笔下是“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的希冀期许……

现在，我也仰望着这棵站在初冬的乌桕树。看它枝丫蜿蜒，如崎岖的河流，流向天空，流向云端；看它红叶绚烂，似舞动的烈焰，兀自燃烧，兀自热烈。

我想树知道，虽然即将面对凛冽寒风与刺骨冰雪，但心中只要保持着一份深情的渴望、执着的守候、持久的信念，必然会等来下一个春天。

红叶畅想曲

余金鑫

红扑扑的脸。灿烂在艳阳下，微笑在群山中。喜庆的日子到来。梦幻一般。万山红遍。等待已经结果，青涩的果子熟透。时光的盛宴。一次狂欢的一醉方休。沉静华丽的火焰。倾尽华丽油彩的浓重一抹。呵呵。大地正在借辽阔的蓝天，多情的草木，走一场秋色秀。

不要笑我痴呆。我是森林中的白头翁，山脚下的乌桕，小溪旁的芦苇，为了等你，已经白了头。吉祥的请柬送达，我轻快踏上红叶铺就的地毯，走进天造地设的殿堂。面对这幅红彤彤的山水画，我用一方古老的悬崖盖上印章，用一袭瀑布亮出不歇的歌喉。